

俄國過激黨政策之變更 || 消滅之顯象

(新亭)

近見外國各報登載俄國過激黨（農政府一名勞）政策之變更。使全世界之人聞之爲之愕然而又欣然有喜色。此果何事耶。卽節哥（Tcheka）會院廢止之事也。查此會之設立爲過激黨重要之機關。其目的在於搜拿及懲治反對過激主義之人也。其使用此等手段已有四年矣。而今竟至於廢止矣。余聞之百感俱集。不能已於言茲特細述過激黨之顛末如後。

〔一〕過激黨發生之遠因

俄國自亞歷山二世 Alexander 以來。採用極端專制政體。其國內之一切權利又爲貴族派及資本家之所壟斷。國民之塗炭達於極點。其結果遂有虛無黨之發生。而亞歷山二世遂爲其所弑。（一八八九年）至廢皇尼古羅一世（Nicolas）嗣位。復沿用此政體。故國民之起暴動者已非一次。俄政府復視之爲最可恐怖之物。努力以撲滅之。故凡見有何等舉動及嫌疑者。皆拘禁之於西伯利亞之監獄。革命黨之呴聲忍氣已非一日。欲得一機會以寔行掃清專制之手段。如箭在弦。有待而發。幸遇歐洲戰亂之隙。乘機而起。此爲過激黨發生之遠因也。

〔二〕過激黨發生之近因

當一九一七年頃。俄國參戰失敗。國內秩序紊亂。軍士離心。俄國政府已無復有彌縫補救之資格。一般貴派及平辰握有政權者。又只專謀私利。各部大臣多有不顧國家利害。與德秘密講和。以冀自肥者。嗟乎。當此戰雲四合。慘痛頻生。國民之流離塗炭。已漠不關心。猶復媚外自利。上流社會之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故俄民短嘆長嗟。憤怨滿腹。無復有傾向政府之意。物極則反。不得不出於劇烈之一途。此爲過激黨發生之近因也。

〔三〕德國人之利用

俄國之國情如此。德人百計窺伺。悉其內容。因施種種狡猾手段。使俄國民同室操戈。以減協商各國之勢力。辰俄國革命黨中之猶太人多有逃居於瑞典者。德政府因派人往瑞典與猶太人聯絡。一氣劃種種計策。故凡猶太革命黨之要求。德政府無不容納而爲之謀。其利便許猶太人以入德國證券。使得通行於德國境內。無復有禁止之者。猶太人始能乘隙歸俄。與離心離德之俄軍潛通聲氣。彼等遂爲俄國內諸黨之領袖。倒戈而攻政府。不數月間。遂能傾覆之。因唱過激主義。亦即「貧民主義」一般。下等社會得握其全權。有無限之勢力。其最先見之於行事者。爲締結德俄之和約。此和約實爲俄國喪失國權而最可恥可辱之條約也。

〔四〕過激黨之橫行

猶太人既握得俄國政權。與俄民相約。謂爲國民。開從古以來所未曾有之極樂世界。一切社會之規模制度。皆盡行改革。不數月間。遂造成一極端專制政府。彼等謂過激主義。有三種獨立之利益關係。卽政治及社會的利益。商工的利益。勞動的利益也。政治及社會的利益云者。中央政府因思鞏固其地位。從政治及社會的立法上伸張其權利之謂。商工的利益云者。爲有利之生產。有利之經營之謂。勞動的利益之謂。其國營機關。卽此三種利益之代表所組織也。此產業最初之過激主義。卽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而專屬於勞工者也。故凡工廠及通信機關等。均爲勞工所佔據。其結果。工廠停滯。鐵道混亂。不可後行。乃採用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各種產業均有中央部以爲之主宰。如機器業。中央部。羊毛業。中央部。橡皮業。中央部等是也。中央部之權力分配。不外前述三種利益代表所佔據。因之施慘酷可驚可怖之手段。凡貴族及有資本者。皆肆行

殺戮演成一恐怖現象。如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法國大革命之恐怖辰代者。又凡有資產之家。政府許民得自由掠取國內之火車火船一切交通機關。人民可以自由搭載而不復取費。其倒行逆施類皆如此。誠非筆墨所能盡述。辰俄國內各處均樹立黨派。如風起水湧。有莫能禁制之勢。如歲埠政府。霍爾瓦特政府。薩麻拉政府。皆互相冰炭。不能一致行動。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始有節哥會院之產出。此會院之目的在於拿懲對過激主義之反對人也。此會院一立。而俄人遂重足屏息。俯首以任過激派之蹂躪矣。

〔五〕過激政府橫行當辰之俄國況狀

過激政府之橫行如此。而俄人莫敢有起而抵抗之者。以其所屬有一種紅軍。平日爲政府之所優遇。故甚得其死力。據當日柏林消息所傳。謂莫斯科政變一役。有二俄官拘監嫌疑者。凡十二萬八千人。殺死凡九十餘人。其殘忍可以推而知之矣。日本「新公論」雜誌有登載住俄京之荷蘭人奧丁迪克氏之言曰。「過激政府謂予國民以自由。而其實使國民呻吟於前代所未聞之虐政之下。賄賂公行。乃比帝政辰代爲尤甚。舉國家之富。人民之福。皆任一部分人蹂躪以盡。而聖彼得堡。莫斯科。殆成一空都市。偶遇途人。則大抵踉蹌緩步。顏色蒼白。有目者所不忍覩。蓋因饑餓而榮養不足之故。每街路之轉角處。每有告示的木牌上書。『各處中產階級之家財。不論何人。儘可佔領』。等字。故一般赤貧無賴者。常侵入人家。限令原主於二小辰內退去。家具一切不許運出。過二小辰後。屋即易主。此類之事。日日有之。今吾人之感覺爲之遲鈍。即見有一家數口。徬徨路隅而號泣者。不知所謂悲。不知所謂助。蓋悲不勝悲。而助莫能助也。至於公共建築物。非鎖閉。即破壞。殆蕩然無復存。卽俄京之萬國海員俱樂部。亦遭摧毀。所謂工商銀行鑛山事業。早皆停止。銀行中之紙幣及

現貨皆全部沒收。民間存款概歸烏有。至於食物尤為缺乏。其主要食物之價格如下。

麵包一磅	四五〇盧布	麵粉一磅	七〇〇盧布	鹽一磅	三〇〇盧布
牛油一磅	二〇〇〇盧布	牛肉一磅	七二〇盧布	烟草一磅	五〇〇〇盧布
火柴一盒	一〇〇盧布	(每一盧布約一元)			

其饑餓之情狀亦可想見矣。其初本有所謂分配食糧委員者。分國民為四級。最強有力而能勞作者謂之『Elite』。其中以昔日囚犯者為多。自不待論。凡屬此級者名義上一日可得麵包二百瓦。每一分瓦約一西分。其第二級即能從事輕易之勞動者。一日可得一百瓦。第三級為下等員役。一日可得五十瓦。至第四級即所謂中產階級。一日纔得二十五瓦。最後雖有此規定。亦不能為用。民間雖持有糧券。亦不得食。旅行規則尤為繁苛。出人意外。凡欲旅行者須先領旅券。非稍有勢力者殆不能出門。一步途中又須搜檢三次。是以都市之民。雖陷於塗炭。無法可逃。唯甘為俘虜。喘息以待斃耳。至如警察裁判。殆如無有。而獄囚之衆。殆曠古所未聞。予每過監獄戶外。輒見無數婦女慘然號泣。各訪問其夫若子之生死。凡此無辜下獄者。皆未嘗審鞫一次。罪名如何。家人毫不知也。至於有中產階級之稱號。即不能更作何事。以求生活。大抵手中有二三千盧布。即被人目為資本家。便如犯大罪。終不能逃脫困難之境。過激黨若遇中產階級者。輒加之以不法之行爲。故屬中產等階級皆斂迹不敢出矣。噫俄民之困於虐政如此。而過激派同志方且日以新聞及演說鼓吹其妄誕之高論。或出入劇場影戲場。音樂會舞踏會之間。以自相娛樂。至於國民生活之途。毫不顧及。由此情狀以推之。則過激主義雖曰所以增進下級人民之生活。然使此主義益見諸實行。恐不但下級人民墜入無底之淵。而將驅全俄國民同歸於盡也。此奧丁迪克氏親履其地而述其事也。

余在橫濱辰嘗逍遙街市見俄國避難之婦女約有數百人類皆上流人物其顛沛流離之狀誠目不忍見口不忍述而令人黯然爲之神傷也其最可慘者有一俄女在橫濱以賣番薯度日一般俄國婦女爲饑餓所迫羣擁而來奪而食之彼女無可如何只仰天號泣而已又嘗夜遊上海黃浦公園見有多數俄人形容憔悴或則穿不潔之禮服或則戴舊且敝之高山帽子每每於夜深人靜候向人乞求濟命噫彼等想皆是俄國上流社會爲辰勢所迫遂至於此「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絏之中」此數句殆可以寫彼等之況狀矣。

〔六〕俄民反對過激政府之行動

千九百二十一年三月一號午後二辰有海軍及工黨等於一公衆地在中央政務局長哥禮尼爾氏(Kalemire)面前聚集聚集後遂對過激政府作種種暴亂至十八號便爲政府所壓服了政府對於此次亂事謂觀其行動似出於舊帝黨之陰謀而有法國爲之後援者彼亂黨等駁之曰「此次所發生之變亂乃三年來虐政殘刑之結果試讀各鄉村所寄來之信可以知之其信中滿紙淋漓慷慨類皆痛憤之文而其第一要語若曰『諸友乎君等已爲過激黨所欺騙矣君等平日所欲取於貴派之地及數世紀來所夢想爲主人翁之地今果何在乎彼過激派之所需求於君等苟力所及無不爲之而君等之所以全歸彼夢想共產主義者之掌握中矣君等乃鉗口結舌裸身赤足而服從彼等不亦苦乎起起起」噫今日之俄國之四隅無論爲城市爲鄉村殆皆聞此愁慘之聲吾曹聞之吾之良心如熱火中燒不得不振袂而起耳。

〔七〕過激政策之變更

此次之暴動寔爲過激派之最大危險動機蓋彼等太半係黑海沿岸之農民彼生長於農家能深

悉農家之苦況也。政府雖已殺戮多人在戰勝之地。然亦猛然醒悟。謂對於彼等之危險人物不得不讓步以求免未來之動亂。因許工黨等以一部分賞賜及還其工錢。一九二〇年九月爲退讓之第一次。又許私人得租機器廠。得自由賣畜物。得與外國人訂定商約等。過激黨之機關日報亦言一切車船現已取費。又立一國立銀行。自此以後復歸於舊政體云云。過激黨之領袖李寧氏 (Lenine) 有演說私產主義數語。頗足動人聽聞。其大意如下。『我等所行交易之法甚無効力。而我等對彼等退讓各事亦尙未足。彼等之貿易係有從來之規矩。而自遵奉之。故多效果也。我等須知過然後始可以恢復舊辰經濟之基礎。并可以脫我等現辰所處之窮途。舍此其道莫由也。我等須知眼前之禍患。而早日恢復舊政。對於工黨等不可有所隱。否則禍患之來。正無已辰也。』大俄羅斯日報有登載一則云。『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各都市。乃數年來任其頽廢而莫之理。今則無論何處亦各修整其商店。無論店內有何等貨物與否。亦要開張以恢復舊辰賣買事業。而傾向於經濟之一途。此乃放棄過激主義及理想。而行新政策之一證據也。所謂新政策乃恢復舊辰之政策也。噫奇哉。今世之人過於自負。自謂聰明才智。無所往而不宜。無所行而不可。及到山窮水盡。無法可施。於是始知自己所爲之誤。而益信古人之聖。始認前人之憲章制度爲盡善盡美。而率由之方。可以保其久安長治耳。』

〔八〕李寧之近狀及禮城 (Geese) 之會議。

據最近消息。李寧現摶麻木之症。病勢日增。已失其在政治上重要之勢力。僅爲革命黨之傀儡耳。俄國之現狀如此。茲在內則停廢節哥 (Tcheka) 會院慘刻之行爲。而恢復舊辰之政治。在外則放棄從前之方針。揚手以乞憐於歐美。聞已願參預禮城之會議矣。禮城之會議乃英法之所發起。一

則與列國觀察各方面以確立歐洲經濟之基礎。一則與各國謀對俄國經濟之聯絡。以恢復從前歐洲各國之狀況。已於本年四月初十日開議於意大利國之禮城。此會議為華盛頓會議後最重要之世界政治會議者也。

〔五〕結論

嗟乎。過激派以夢想虛誕之主義。肆志橫行。尸積為山。血流成海。其結局如此。理勢之所必至也。攷歷史上古人採用此共產主義而致失敗者。不乏其人。漢辰王莽。更天下田曰王田。不得私自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田與九族鄰里鄉黨。又立五均司市錢府官等法。行之未久。後遂致赤眉之亂。宋之王安石行新法。度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罷通商法官自鬻之行。均輸法。青苗法等。卒令天下嗷嗷咨怨而罷。今李寧亦夢想此共產主義。其倒行逆施如出一轍。同此原因。即同此結果。其失敗之旋踵亦何足怪。余嘗論之。吾人處世無論幹何等事業。須有明確的理想。堅定的方針。而對於社會秩序上不至於紊亂者。方望有成。况變更一國之政治。乃最重之問題。如為一人之私見。一派之權利。而漫然為之。不復加之以研究。則安能免於失敗乎。世界列國之行政政治革命者屢矣。唯法國之大革命為有主義有目的。為蒼生解例懸。為人道扶正義。卒能以公理戰勝。建設一有秩序的共和政府。自此至今。未嘗有何等紊亂。誠足為世界革命之模範。俄國今失敗矣。與俄接界而紛亂不已者。為中國。中國一大國也。革命已十年餘矣。而國內秩序之紊亂。猶故也。權利之交爭。猶故也。人民塗炭已達極點。不知所以更絃易轍。以圖補救。猶復從事於虛想。愈日愈甚。吾恐一旦失敗。無復有收拾餘地矣。殷鑑不遠。吾想中國人亦必有念及此也。余且馨香頂祝。企予望之。

● 越南光榮之歷史

〔楚狂〕

環亞洲而立國者大小凡數十。其間爲中國所吞併者比比皆是。如齊如楚如燕趙如吳越晉魏。今悉皆消滅。僅存歷史上之名詞耳。噫雄矣哉中國強矣哉。中國與此雄且強之中國爲隣而儼然獨存。不至爲其所吞併。豈非一快事哉。攷越南之立國始於雄王。當辰之疆域東至于海。西屆雲南。老撾。南至占城。北至廣東。廣西。其面積不過中國之一省耳。雖或時被併於秦。或時被占領於趙尉。或敗衄於馬援。壓迫於元。郡縣於明。而卒能奮發自強。河山無恙。國土不至於淪夷。人民不至於牛馬。今履我國土者猶稱曰越南國。見我人民者猶曰越南民。果何所憑藉而致此。豈非我先民剛猛不屈之氣。百折不挫之志。愈奮愈勵。克自樹立而然耶。

茲試以中國南邊之各古國與我越南比較而論之。雲南昔爲浪穹。鄧賤。施浪摩。些蒙。雋。蒙舍等六詔國。後爲蒙古所併。至今淪爲雲南省。南越。揚越。閩越。本皆古百越之一。自爲秦皇所併。至今爲兩廣福建。我越南之古代。本亦與上各國在同一之位置。同一之面積。同一之國力。竟能屹然獨存。可知我越南人之雄武爲何如。而我越南人之榮耀何如。

頗我越南不但能自強自立。不爲中國所併吞。又能以彈丸黑子之地。日闢百里。奄有數國。至今竟龐然爲一大越南國。豈非一最大榮耀而可紀念之事耶。

占城卽古之林邑也。在越南之南。其疆界北至驩州。南至水貞。臘西至哀牢。東至于海。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其幅員亦非小也。李明道三年（1044）興師占領地哩布政明靈三州。招民居之。是爲有平治順化之始。陳光泰三年（1309）占主巴的賴獻占洞古壘之地。因分之爲升華思義四州。是

爲有南義之始。黎鴻德元年（1420）攻破闔槃城。是爲有平定之始。黎弘定三年（1603）本朝命阮文封伐占取其地置富安府。是爲有富安之始。黎盛德三年（1655）本朝遣該奇雄祿將兵伐占略地至潘郎。是爲有慶和之始。黎正和十二年（1632）本朝命阮有鏡爲總兵伐占。擒其主婆爭改其國爲順城鎮。爲是有平順之始。計自明道三年至此凡五百餘年。遂能奄有全占。關今日中圻一帶之地。占國滅亡之最後日。卽爲我越武功告成之紀念日也。

水真臘卽今高蠻國之東半部。本朝太尊戊戌十二年（1680）真臘王匿端禎犯邊。上命鎮邊營尊室燕討之。破蠻兵於興福城。是爲有邊和之始。己未三十一年（1679）明總兵楊彥迪陳上川等不肯臣清。率兵船來歸朝廷。因賜居於美湫盤隣等地。使之墾闢。是爲有定祥之始。顯尊戊寅七年（1698）初取東浦寨地置嘉定府。是爲有嘉定之始。戊子十七年（1710）廣東雷州人鄭玖獻其屬邑河仙鎮。求爲河仙長。上許之。授之爲總兵。是爲有河仙之始。世宗庚午十二年（1750）匿端原舉兵侵峴蠻。上命阮居貞調五營將士分道進征。欽鼠尋奔求榮。南榮四府皆降。原獻欽鼠尋奔二府贖罪。原死。其族叔潤又獻茶榮巴忒二府地。潤子尊又獻尋楓龍之地。因鄭天賜求封。又割香喫芹。渤真森柴末靈瓊五府地以謝天賜。天賜又獻于朝。是爲有永隆安江之始。計自戊戌至此只九十二年。而富貴之水真臘便歸于我。今遂爲我南圻六省之地。而其繁富甲於全國矣。噫偉哉。我越南不但不被併於北國。又能吞併數國。以開拓疆土如此之廣且大。較與其他各國歷史。上之光榮爲何如耶。迄今山河無恙。風景不殊。我後人安坐而享此鴻業。得不思所以增榮耀之耶。况又得歐洲文明先進國之貴國爲之指導。民智日以開通。文化日以發達。我越人師而事之。以求進步。則國家光榮之前途寧可量耶。我越南人勉乎哉。

法國事情

〔二〕概觀

茫茫五大州。苟有陸必有國。有國必有治亂興亡之跡。有興亡治亂必有文化之變遷。故有國必有歷史。有文化。然建國之事情更因各國而異。或則於世界歷史有絕大之關係而興旺。而或則於乾坤舞臺不曾演出一劇而滅亡。然觀其一般。則有功於世界文明之發達者為歐洲。而歐洲之中。則促進其世界之文明者為法國。毫無疑議餘地矣。文明之源泉固自羅馬帝國及日耳曼種族而來。英吉利則專汲其流於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則多受其源於羅馬。法國則不偏於羅馬。亦不倚於日耳曼。能總合其兩文明而融和之。取羅馬制度之粹。集日耳曼文物之精。故寔為歐洲文明之中樞。所以能堂堂立於歐洲之中央。執文化之牛耳也。在中世紀頃。十字軍所以能驅歐洲全土之人民。而使從事於東方遠征之師。由法國所提倡。又十八世紀末。革命軍所以能掃王家專制之弊政。以確立人民參政之權。亦法國所發起。又有沙黎曼帝 Charlemagne 之偉勳。拿破侖 Napoleon 帝之宏圖。凡發展文物之媒。皆在法國。然法國寔為殉教者犧牲者。非區區於擴張自己之領土。及其謀自己之利益。寔全為世界文物之進步而努力。對於世界文明史。可謂盡其天職矣。故世界之文明史。以歐洲史為中心。而歐洲文明史之要部。以法國史為樞軸。吾人能不欽賞法國之偉烈。如崇拜釋迦耶蘇之聖業耶。

〔二〕法國獨優之美點

不寧惟是。法國自建國以來。至於今日。殆以戰亂為始終。歷史全篇。幾為淒烈之氣與流血之慘所充滿。其始有數回之十字軍。中間有百年戰爭。有三十年戰爭。有七年戰爭。繼而喚起其空前絕後。

之大革命。其次有拿破崙之戰爭。最後有普法之大戰及巴黎之暴動。國家之盛衰隆替全因戰爭而決之。且於最近百年間變政體者已及十三次。其慘烈之事未有如法國也。然此未足稱爲偉大之事業。法國又有挺出之英雄豪傑。如拿破崙者。其起也。龍驤虎踞。蹂躪全歐。其亡也。僻邑漁村。幽居孤島。事業之壯烈。企圖之雄豪。與其滅亡之淒慘。亦一場轟烈之英雄也。又如女郎江陀久 (Jeanne d'Arc) 者。以一巾幘而能屹砥柱於狂瀾。至殺身以成功。亦可謂英雄矣。如賢相里沙留 Richelieu 者。以匹夫而握天下之大柄。能制壓其強鄰。以揚威於宇內。其他革命之英傑。更僕難終。總之法國有多數人傑之輩出。完成其創造之大業。以裨益世界之文明。法國寔對於世界之文化有大貢獻者也。今日之英德美及其他列強之文物。所以出現而赫耀於萬古者。皆法國所開發。其發達之如何。及進步之如何。則閱近今一世紀間之法國史。可窺全豹之一斑矣。

〔三〕法國之政治的發達

或有譏之曰。法國乃革命之邦。觀過去一世紀間之史蹟。皆爲革命之血痕。所以法人無政治的恒心。不知其歸向。此特皮相而未見其寔體也。法人雖躁熱。然豈獨法人爲然。十九世紀之末。英人亦無不若是。革命雖爲總錯混亂。然嘗爲合理的也。蓋十八世紀之末。法國人民雖在君主政治所支配之下。然市府及東南之農地。民主的傾向已大膨脹。將欲破強權之桎梏。以得自由。一七二九年之頃。已有共和黨之組織。既能乘暴動而握政權。然因根據薄弱。而不能維持。終爲君政黨之多數所壓迫。然君政漸強大。則又有共和論者出而反抗。君政與共和互有相連之關係。每有變動之辰。君政之範圍。已漸爲共和所侵矣。

〔四〕十九世紀初期之動搖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黨初握政權於巴黎。能保持之至於拿破侖之當辰。從來共和政之統領。均爲拿破侖所艾除。一八一四年君政復舊。然所立之君政與從來之君主政體全異。其復古者全爲外交政策上之偶生的事件。非只含復舊的革命已也。且保持其民主的社會之組織及中央之集權。全模倣英國君政機關之形式。一八三〇年有一共和黨起革命。然是勢極弱。終不能成就其所圖。不得已遂讓其政權於自由君政派。雖然共和黨尚不屈。至一八三一年在巴黎煽動其叛徒以挽回其政權。計終不遂。又全爲自由君政派之所破。於是君政派因之跋扈。然所幸者此君政非君主的乃民主的。其表面雖謳歌君政。然其寔則張大革命之旗幟也。共和黨以此失敗而全被鎮壓。僅爲二三之秘密結社。以保殘喘耳。其後因有社會主義的勞動黨運動大得勢。遂與之而結合。黨以一八四八年實行革命於巴黎。能成就其民主共和制。然多數之國民尚不傾向。於是一八四八年之共和黨議會爲政府所驅破。同年六月忽起騷擾。則政府又以武力而勦絕之。至後共和黨民主黨之名義而標榜。威信益加。不獨一八四九年於君政派議會大得援助。東部及南部諸地方多歸附之。

〔五〕共和黨之勝

其後拿破侖別立君政。而共和黨受其打擊。至於潰散。然此君政亦含有革命之意思。不特保持其君主之精神。且採用其普通選舉。非如往辰法國之君主政體者。一八七〇年當拿破侖三世之辰。法普戰爭。法國被北。更乘其亂。壓制其多數之舊王黨。法國幾瀕於危殆矣。

於是共和黨以社會黨勞動黨爲左翼。欲以抗此逆流。起暴動而抗政府。然共和黨又全敗。唯有右翼之支黨。於暴動既靜之後。舉行其合法的政治。至一八七一年。大得多數國民之信望。共和黨遂與王黨妥協交讓。一面保持其君主政。一面採用其代議制。又確立其民主的共和的憲法。自是而新人物輩出。以扶植勢力。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六年。捲席長驅所向風靡。在議院已占多數之位。共和黨不必復圖革命。只維持現在政治之組織。以收攬西部北部之民心耳。

〔六〕兩政黨之綜合

十九世紀法國政治之發達。一進一退。殆如波濤之起伏。然一般傾向。嘗趨於共和主義。雖屢有爭奪政權。革命接踵頻發。然共和黨常占其勝利。法國實爲革命之場。而革命毫亦不妨害其進步。有急進之革命。有復古之革命。初觀之似與辰代之趨勢倒行逆施。而實爲先進的革命之導火線。無一非本一大理想以進行。且法國所搜求之社會的理想。又爲人類社會之通有的理想。所以稱法國爲社會進化之先覺者。亦非過譽也。共和黨掌握全權之後。雖有王黨或與大地主及大富豪相提攜。以圖挽回其同黨之勢力。然不能染一指於新共和政。雖然對於古來之中央集權的行政機關。則王黨毫無反對。而共和黨亦努力以維持之。在野辰雖有擊駁。在朝辰則皆思以擁護之也。

〔七〕帝政辰代

現今之法國。乃奉行帝政時代之遺制也。既維持其中央行政、及郡縣制度、與終身法官、及舊秘密豫審之刑事訴訟法。亦採用拿破崙法典。縣參事會、參事院之行政裁判。拿破崙三世之舊憲法。亦保持之。天主教會與大學師範學校之組織。直接稅間接稅官營專賣入市稅關稅之制度。亦不改

廢所改廢者。(甲)市町村之官憲皆用公選。所選任之公吏。準貴族主義。仍用無給糧之制。(乙)廢國民兵。用短期國民皆兵主義。(丙)教育組織之一變。準德意志之學制。定高等教育不受僧侶之管轄。免學金而寔施其初等教育及女子教育。(丁)職工團之獎勵。全模倣英國。大改良其勞動階級之狀態。合而觀之。法國之教育制度。雖以德國爲標準。而採用英國之美點。羅馬及日耳曼文明之融合。轉之而爲英德文明之調和。是以百般施設。獨冠於歐洲也。其統治者。以下院議員。元老院議員。及內閣諸大臣。而此等皆必從輿論及報紙之意見。地方行政。以官級制而組織。而必受官僚之管理也。法國之政治的施設。全爲民主的政治家。只得有定期之權能。必要聽從多數民之意見。官吏則由政府而受終身之職。以行權能。得強制國民以必遵規法。舊之君主制。常置官吏於政治家之上。於民主制則使兩者相爲拮抗。所以法國內閣頻頻更設也。然內閣之頻更者。反以促進其兩者之自制奮勵。使增進其義務責任之念。以鞏固其內政。可爲世人之模範也。

〔八〕法國之地理的特徵

法國北方隔海峽。而與英相對。東北與比利辰及德意志爲界。東與瑞士及伊大利接境。南瀕於地中海。西臨於大西洋。其位置自北緯 $42^{\circ}20'$ 至 50° 。西經自 $4^{\circ}46'$ 至 $7^{\circ}36'$ 。南北最長之距離爲五百哩。東西最長之距離爲六百哩。其面積算及於二十萬四千九十九哩也。全國分爲八十七縣。因一八五九年與奧國戰勝。由伊國得 Savoir 及 Nice 之兩地。後因一八七〇年與普國敗戰。喪其 Alsace Lorraine 二縣。大革命之當時。合 Cors 島而分爲三十四州。法國之地勢平坦。西北地方有廣茫數十里之原野。中央有蜿蜒十數里之山脉。左右有 Loire 及 Garonne 之兩河。自南北而北東有 Céven-

nes 山脉之延亘。分截其國內爲各區域。然其特徵者。山脉不甚高峻。而地勢亦無險阻。近於伊西國境。則有高峯峻嶺巍峨聳立。Alpes 高山在伊國之境界。Pyrenees 山脉在西國之中間。以 Jura 山脉爲瑞士界。以 Vosges 山脉與德國隣。均爲國防上之要害。河流亦富。運輸灌溉大有便利。法國氣候因介乎溫帶線之中間。而寒暑均不至極度。人民得爽快之生活。風俗優雅。愛其音樂。長於美術。由之人心稍有輕佻。習俗稍形惰弱。然受氣候溫暖之影響。而富於熱情。故其結果不至流於怠惰。屢有革命之騷亂。其勇敢寔爲可稱。然激成破壞之潮流。有妨國家之安定。自法國而觀。確爲不利益之缺點。而自世界而觀。反爲可嘉賞之所長也。唯其法國人民好華麗而愛奇異。故美術之思想甚形發達。陶器、織物、雕刻、建築等。冠絕於歐洲。

現今之人口凡四千萬。其大部爲 Bretagnet 人種。近今又增加。尙占全國之中樞也。Aiperian 其土地能播植其五穀。大小麥及櫻子。葡萄無花果、桃子亦多。最著名者爲里昂之織物。Bordeaux 及 Changle 之葡萄。現時之海外領土者。非洲之 Algerie 為最大。其次爲 Senegal 島。亞洲則有印度安南之海岸地。在美洲則有 Martinique。其他印度洋及太干洋之諸島也。

〔九〕法國之人口問題

法國爲現時世界列強中人口增加率最小之國。將英德法三國而對照之。則如左。

英 面積 一二一三八六方哩

人口 四五三六九〇九〇

六四、九二五、九九三

法 德 二〇八、七八〇

三九六〇、一五〇九

觀此則法國之人口。比於他二國之爲如何微弱可知。其面積二倍於英國。而人口僅有八割五分之強。同等於德國。而人口僅當其六割耳。更觀過去五年間法國之人口增加率。則如左。

一九〇九年	人口	一四、六〇八	一九一〇年	七一、四一八	一九一二年	三四、八六九（減）
一九一二年			五七、九二	一九一三年	四一、九〇一	
	(一年平均之增加數)	三三、一六九				

法國人口增加率似此微弱。就一般之比例而觀。則一萬人不過增其十人或十五人耳。據某氏之調查。則歐洲之人口增殖率。俄國最高。占百分之二、一七。其次為德。占百分之一、四。英國百分之一、伊國百分之〇、七六。而法國僅為百分之〇、一。如此則將來法國將有人口不增之虞。夫人口之多寡。其影響於一國之產業者甚大。人口僅少之國。即為國家的發達停止之國。乃證其兵力之微弱。若人數愈多。則其國愈強。可卜其將來之文明。所以法國之國民之平均富力。雖優於歐洲。而國家全體之富力。更反乎是。無非人口稀少之結果也。

（未完）

▲粵東風土記（續二）

〔楚狂〕

粵東之人才。一中華共和成立之後。廣東人材亦甚多。如彌文、唐紹儀、伍廷芳、康有為、梁啟超、梁士貽、汪精衛、胡漢民、陳炯明等。或則保障共和。或則破壞共和。然皆獨立不羈。蜚聲中外。為外省人之所不及。其他知名之士。不知凡幾。盛矣哉。廣東人材之多也。

粵東之移民。一中國政府無所謂移民政策。而廣東人遠航東西洋。或工或商。此廣東人精神奮勵。

之力也。外此中國各省無不有廣東人之商業團體。輪船火車更歸廣東人執役其間。獨立營生。較與他省株守鄉里。唯望禾田豐收者不同。是廣東人有進取的性質也。

人民界限。人民分居水陸。在水者曰蛋戶。以船爲家。省垣附近及珠江一帶。蛋戶不下數十萬。

滿清辰不能衣冠上岸。又無權在陸地置產業。陸地人民甚賤視之。共和成立。民黨等重人道。革除舊例。唯陸地人民終不脫舊習慣。婚姻弗通。禮儀斷絕。儼然二種民族。蛋戶亦自成風氣。坦然相安。蓋漸久矣。

飲食。一日常飲食與我尤相近。唯多用豬膏及花生油。菜必生辛。羹必調甜。更喜食珍奇之物。如蛇與鷄烹。名曰龍鳳會。蛇與貓烹。名曰龍虎會。價值甚昂。頗不易得。

衣服。齊民衣僅過膝。即如僑居於我國之所。常著者。縉紳之士。則長袍大袖。女子舊辰衣服。則與我國順化裝相近。現則衣僅過臀。上流婦女多著西式絲裙。然鄉村類皆仍舊未變。下等人民。多赤足著履。婚姻。婚姻俗甚輝煌。雖窮家亦燒猪五六頭。至如名宦巨商。則有至數十頭百頭者。婦女守宮甚謹。落紅染茵。則贈送燒猪於女家。彰告六親。誇以爲榮。若新婦非處女。則退還其女。或有至於訴訟。興絕大風潮者。青年婦女因不敢野田草露。妄自菲薄。蓋亦一好風俗也。

喪祭。喪祭大抵與我國無異。唯殉喪之新衣。輒持至社壇。灼以香火。名曰過社。謂非如此。則死者不能享。考其由來。寔具精神。蓋粵人尚速葬。多有被盜掘取其衣服者。孝子憫先人遺骸見辱。而又無術防止。因以火灼其衣。示人以不堪用。社爲大衆聚集之地。故行于社。後人因之。遂成俗。尙此外多有溺於風水者。旣葬其親。復出諸土。瘞其骨于罐。名曰金罐。俟獲吉地。然後安埋。甚至屢遷而卒。暴露。此等風氣。潮州尤甚。

賭博一。粵人好賭。出於天性。孩童略能行走。無不知呼盧喝雉。其名目始爲圍姓白鴿票。繼則番攤山票。鋪票。詩票。花會牌館林立。至如常時戲玩。則多打麻雀及天狗牌骨等。西人稱摩洛哥爲賭國。廣東人不多讓也。民國初年。曾下令禁賭。及後武人蟠踞省垣。軍隊林立。軍餉無所支。乃弛賭禁而課其稅。按圍姓白鴿票發源於科舉辰代。每逢鄉會試。或歲科試。前使博者。先入資預卜。當選姓氏。各指定若干姓。俟榜發。以中者多寡定所得厚薄。姓僻者。則且代爲作文通關節。使必中而後已。前清光緒亦已抽圍姓捐。近廢科舉。則無此圍姓白鴿名目矣。又或以周興權千字文摘錄一百二十任人射定。名曰白鴿票。今亦已廢。

番攤者。用制錢數百。摩擦光亮。置席間。隨意抓若干。覆以銅盅。分么二三四四門。令人出資猜之。注齊去覆。用細竹枝撥錢四文一次。最後撥賸若干。卽以決中否定贏輸。中者孤注則償三倍。黏則倍償。惟所償多少均九折。清末最爲盛行。

山票係取周興權千字文首篇百十字。聽人猜買十五字。每次開三十字。每次賣票達數十萬條。每條取銀壹毫。於數十萬條中。取中最多者得頭彩。同中同分。買者多則頭彩可得數萬元。其支配方法。以全票分爲十成。除雜費與餉項開支外。餘數充作彩款。多寡不能預定。窮民編戶有不入番攤館者。而山票則無不購買。蓋所費甚微。獲利甚大也。

鋪票者。用店舖各號百十名。每條限猜十

字。十二字不等。其開票方法與山票同。惟猜費略貴。利權略少。

詩票者。用五言詩或八韻詩一

首。割去數字。聽人猜其原底。中者獲償。此事略雅。近不復行。

花會者。用三十六人名。任人投押。晨夕二次。每次開一名。得彩者給利三倍。近已廢。

牌館卽打天

九。各省類亦多有行之。此外賭具甚多。難以盡述。破家敗產者不知凡幾。

鴉片一鴉片爲害與賭博等。粵人旣嗜賭復嗜鴉片。民國三年袁氏命蔡乃煌爲賣烟督辦。烟患更深。近日官廳已明令禁止。警察執行不嚴。而各報館有賣售特權。廣州報館共二十餘家。僅一二種抱改良社會代表輿論之目的。餘則資本甚微。不過藉名賣烟耳。官廳因尊重輿論置之不問。可奇也。攷吸食鴉片亦始於廣東。當乾隆時。有某婦少喪所天。披緇爲尼。鬱鬱得癱疾。腿木強難起坐。家故世族多親友憫其孤苦。設法娛之。有親戚某爲十三行富商之一。贈以西人所用竹製油棍一枝。花露水一瓶。跳舞會所用燈一具。鴉片膏一器。供其玩賞。尼因無事。常燃燈帳中。一日偶拔簪挑鴉片膏置燈火上。發泡甚大。見其可喜。時時燃之。又一日偶將棍末插瓶中。瓶適有一小孔。挑鴉片膏塗穿處。忽聞香氣撲鼻。試就燈吸之。烟入腹中。覺甚舒暢。吸竟欲作轉側。則兩腿如常。矍然起。前疾若失。次日病如故。又試吸之。立時快爽。乃日日吸之。持告鄉里。於是病氣喘者。發肝氣者。胃痛者。爭相倣效。無不立愈。人始知鴉片作藥之效。普傳全國。爲深癮矣。

歌謠一粵人所歌謠之粵謳。凡有慶事。高唱作樂。文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須以語多雙關而帶掛折者爲美。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連而意不連也。唱一句或太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欲一往而盡。艷歌哀婉。使人低徊玩賞。不能自己。歲之正月俗。或飭兒女爲彩女。列隊游行。持花藍燃寶燈。沿路踏歌。詞極清摯可聽。此外潮州調。南雄調。亦有餘味。大抵粵音柔而靡。故舒徐有致。兒童婦女。未嘗目接詩篇。天機所觸。自解唱和。蓋亦風俗之所好也。

戲曲一東關西關海珠河南各戲院。同時設立。甚爲壯觀。戲班有外江與本地之別。外江班觀者甚少。隨演隨輶。本地班則萬頭攢動。喧嗔連宵。年繳官廳餉款鉅萬。可謂盛矣。戲中聲調節奏及服飾。比與我國戲班程度頗高。絃索附和。鏗鏘悅耳。唯金音略重。頗厭喧囂耳。

娼妓——娼妓名爲老舉。專以彈唱營生者曰歌妓。分爲水陸二種。陸地則在東堤沙基各處。連房比屋如學校齋舍然。水面則在長堤東堤沿岸。聯舟並航如海軍行營然。凡廣州產者則曲眉唇脂蹣履禿頭多沉魚落雁之姿。在潮州產則纖指廣袖髻髮如蜻。雖有佳人多形西子不潔。蓋潮洲人不潔故也。在嘉應州產則垂髮挽髻蝶翅雙鬚綽約如嬾裝佳人而雙頰玉潤尤饒風韻。又有蛋家妹招攬遊客色動目鉤。內容亦娼也。青年師姑塵心不斷。內容亦娼也。其他秘密賣淫者名曰私娼。但不至如上海野鷄強拉行人之肆橫耳。操凡醜業者統曰車貨。又曰消防隊。

盜賊——盜賊之多無有逾廣東者。有持搶擡械明明刦掠者。有用詐逞橫暗行騙術者。有擄人勒贖者。有誘拐少年男女賣買與人者。名曰買猪仔。考其原因則一由賭博流行負者傾家蕩產。生計者無所出不得不變而爲匪。二由改變迭起地方擾亂失業之徒相率市井以取橫財致成此種風氣。三由兵隊過多餉項缺乏長官紀律不嚴。悍者叛而爲匪。懦者暗通聲氣故今日行旅戒途。商民裹足大好廣東成爲一兵匪土匪世界。鄉村聚居皆築壘建寨以備非常。街井巨室更於天井網以鐵絲瓦屋砌階級形與鄰房繼續處貫以木橋以便擊柝者夜巡。典肆則高其牆圍四角建瞭望臺。更夫守之遇警則鳴鑼並招募勇士持鎗守衛不敢安居。盜賊於刦略騙術外又有所謂收行水者。收打單者。收行水者歲向商店收例銀也。打單者選擇富家致函借銀若干限某日送至某處。自有人收。不得遲誤云云。如胆小則如數輩送膽大則報官追究。然若輩消息靈通亦難拘拿富豪且有後患。故大多數一遇此事寧出錢以避禍不與之較。擄人勒贖者名曰票心。北方名曰綁票。鄉民受

▲嶺南逸史〔續七〕

逢玉雖然勝了一陣。心中荒做一團。也顧不得二僕了。拴轉馬頭便走。走不上五六里。一聲砲響。鼓角齊鳴。斜刺裡湧出一彪軍來。爲首一將。面如噴血。眼似銅鈴。手執利刃。縱馬殺來。聲若巨雷一般。大喊道。行路的留下馬去。逢玉退去不迭。只便舉劍相迎。鬪了二十餘合。肚中飢餓。心中荒迫。氣力不加。撥轉馬頭落荒而走。那將大喊趁來。逢玉正慌間。一聲砲響。又一少年金盔銀鎧。雉尾高挑。手執方天戟。帶著一枝兵。從山面裏截出。大喝一聲道。孤道爾插翅難飛去了。還敢撞進來。照戟罷的一戟刺來。逢玉急忙招架。鬪了數合。後面那將已趕上。拚力來攻。逢玉招架不來。暗暗驚慌道。今死此矣。忽那將馬失前蹄。撲地翻將下來。逢玉乘個空。托地跳出圈外。拚命逃走。衆兵緊追趕。天色漸昏。料走不出。望著一個土山。縱馬上去。見上山有個神祠。祠外有个石香爐。內貯一爐清水。逢玉事急智生。想道石禪師的法神於梅花邨。難道不神於此。跳下馬來。把劍尖在石爐水面。依訣畫了十四字。念一套咒語。置劍爐面。一手帶馬至祠前繫住。坐在祠內。打聽消息不題。且表少年指揮將士。將土山圍住。喝令軍士上山擒拏。衆軍士呐喊一聲。正要搶上山。忽然山上波濤洶湧。人不能前。衆將驚訝道。這山從沒有水。怎麼忽然有這般大水。少年走近來。看了一會。暗暗想道。難道這姓兒有些法術。麼分付將士道。你們且圍住。俟天明再處。軍士得令。緊緊圍住。正是

莫謂無神自有神。咒傳十四字堪珍。前在梅花獲美女。今從天馬陣紅塵。

看官你道。這個圍逢玉的甚麼人。逢玉却撞在手裏。原來這個就是羅旁天馬山猺王梅英。正是有名的五花賊。不知嘉桂山李公主的裨將怎的探聽不寔。使逢玉尋到這個所在來。正是送肉上砧。

那是有不受困的理。這個羅旁地方。萬山重疊。有千里廣濶。昔將軍陳璘常以爲人不離甲。馬不離鞍。猺人有個謠說。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

猺人又躋捷善戰。爬山渡嶺。輕疾如猱狸。每戰帶三短刀。持鐵刀木弩。挾單竹竿。炙以桐油。渡江則編以爲筏。所向無敵。又善設伏。官軍來則各退守砦寨。遣兵繞出官兵之後。俟官軍退。則於七星岩吹動石竅。或撞動石鼓。號召其衆。集兵攝其后。俟官軍退至伏所。伏發則前後夾擊。官軍往往失利。其猺謠曰。撞石鼓。萬家爲我虜。吹石角。我兵齊宰剝。

又呼錦石爲石將軍。每戰必於隔江呼之。應則吉。不應則不吉。有許多怪異。故猺人日強。分據險要。有八十餘寨。天馬山梅英。年方一十八歲。有萬夫不當之勇。猺人畏服。共尊爲猺王。還有個姐姐名喚梅暎雪。長梅英一歲。不但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使一枝天方畫戟。真有神出鬼沒之奇。又練得一個驚人的法術。能散豆爲砲。胸前挂個錦囊。貯著黃豆三五升。交戰時佯爲敗走。人若趕去。他用手探入囊中。撒豆在手。扭轉身來。對人一擲。就如響著個百子炮一般。在人面上亂爆。一時青腫起來。惟用鉄鎊水解得。若不曉得。救百中百死。有這等利害。故官兵遠見遠遁。百姓聞得五花賊三字。就棺柩裡也驚得打頭哩。閒活不表。今且表梅小姐坐在寨中。不見兄弟回來。著小校打聽。小校來稟。復道啓上小姐。昨夜南江口開酒店頭目。著人來報。有個客人騎著一匹千里馬。帶兩個僕人。跟問大紺山路程。知他要進山來。故不曾下手。叫大王著人於路上截拏。大王遂差雲欖山大王石春。白帶兵在山口伏竄截住。又使小頭目於前面林子裏捉拿。先拿著兩個僕人。及那騎馬的到來。強不服拿。殺死我家小頭目。大王發怒。親自帶兵趕去。不料那騎馬的被石大王殺敗。

倒撞轉來。被大王圍在山上。原來那騎馬的有些法術。平白地弄出水來。護住土山。人不能上大王只得叫兵緊緊圍住。且待天明再處。梅小姐忙問道。先拿來兩個僕人在那裏。小校道。縛在剝皮柱上。梅小姐道。你可帶他進來。我要問他。小校忙出去。解了黃漢二人的索子。帶至小姐跟前。喝令跪下。梅小姐問道。你兩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往大紺山何幹。那騎馬的是爾何人。爾說得明白。我饒爾下山去。那黃聰驚得。就如拿出教場聽斬的一般。一句也說不出來。還是黃漢有胆垂淚道。小的是程鄉人。姓黃。去年三月同我相公黃逢玉奉我太公命到從化訪問姑娘。不料姑娘又徙居到大紺山來。只得同了相公又到此地來。那騎馬的是我相公。望大王饒小的三人姓名。小姐聽了。喝道。你怎敢在我跟前說謊。黃漢連忙磕頭道。小人是極老寔的。在別人面前都不敢說謊。怎麼走在大王跟前。還敢說謊。小姐話。你說去年三月起身程鄉到這裏有多少路程。要行到一二年。纔到此地。豈不是說謊麼。黃漢遂把梅花邨如何救了張小姐。張太公如何把女許配我相公。及至嘉桂嶺。如何遇著李公主。李公主如何招我相公。細細述了一遍。梅小姐聞言大喜。分付小校快解黃管家縛。來笑嬉嬉向黃漢話。大叔不要驚包。你無事。顧小校道。快取酒食與管家壓驚。自忙起身進後寨裝束齊整。騎了馬。帶黃漢二人下山來。進至帳中。與弟梅英叙禮坐下。正要開言。小校報到。軍師下山來了。姐弟二人忙出寨迎接。你道那軍師怎生模樣。但見

長不滿三尺。大反有數圍。遠看極像冬瓜。近瞻却同布袋。亂蓬蓬一部虬鬚。恍東坡之再世。文綢縐滿懷鬼怪。疑吳用之又生。居不是臥龍岡。何爲羽扇輔。不是劉玄德。偏戴綸巾。

那軍師複姓諸葛。名同。越國瀘江陀北州人。當初漢三國辰南蠻孟獲作亂。諸葛武鄉侯奉詔平南。南人多感恩德。每稱父爺立廟生祀之。及後多世。每以諸葛姓者生來古怪。廣有機謀。居山讀書時。得異人傳以術數。妖誕之異。梅英聘爲軍師。幾番大敗官軍。都是他的謀略。今夜下山來。與梅英姐弟施禮坐下。梅英道。軍師來得正好。今番外面走進一個娃兒來。被孤家殺敗。趕至土山。不知他用甚法術。弄出大水來。護住土山進去。拿他不得。煩軍師大施法力。破了他的法。待孤拿來。與小頭目報仇。軍師道。不才正爲著此事而來。前頭我占個課兒。這個郎君與小姐有婚姻之數。不可傷他。梅英道。若不拏來。恐怕他用甚法術兒遁去。軍師話他若有遁法。走多時了。梅英道。若論才貌年紀。真足爲孤姐之匹。但須破了他法兒。方得出來說話。軍師沉吟一會。問道他有何同伴。梅英道。早間拿獲兩個僕人。軍師道。今在那裡。梅小姐道。奴帶在這裏。軍師忙顧左右。喚進來跪下。問曰。你姓甚。名誰。你的主子何處人氏。黃漢答道。小人相公姓黃。名逢玉。程鄉人氏。小人姓黃。名漢。軍師道。我欲放你去見你主子。你肯去麼。黃漢道。大王若肯放小人去見相公。小人怎敢不去。軍師道。你的小主子用法遮住。怎樣你去見得他。黃漢道。我相公的法人看他裏面不見。他却看得外面人見。大王若肯放小人去。小人到了這邊。相公看見。必然收法。軍師大喜道。既如此。我有一事與你商量。因指梅小姐道。我這小姐今年一十七歲。貌是你看的。還有數般上天下地都尋不出來武藝。我這旁羅整整千整萬的英雄。都要讓他。真是好個對頭。我起個數兒。該與你主人作配。就煩你爲媒。你若就說得你主人從了這頭親事。不但無喪身之禍。就有一套大富貴呢。黃漢叩頭道。小人就去說。待至天明。梅英叫左右引黃漢二人至山下一看。蓋天也似一片波濤洶湧。立如壁。黃漢對著大水。放聲大哭。時逢玉坐在祠內。一會見兵士不上來。知法靈驗。殺了半日。又不曾食。身子覺得困極了。取塊石頭。

做了枕大著胆放翻身子。且睡一時醒來想道。他們雖上不來。我怎樣出得去呢。正在那裏思想。忽聽見哭聲。側耳細聽似黃漢聲音。遂跳來立在山嘴一望。果是他兩個低頭想了一想。道這個法兒終非了局。不如收了法。喚他兩個上來商量。再作計議。遂依法收了黃漢在下面。正哭間。忽見波消浪滅。現出一座土山來。仰面一看。果見相公站在山尖上。二人大喜。飛也似走上山來。見了蓬玉。抱住大哭。蓬玉亦泣了一回。扶起二僕來。道事已至此。哭也無益。我且問你兩個幾個幾辰擒住。黃漢道了一遍。蓬玉道。他今怎肯放你來見我。黃漢又把那軍師言語述了一遍。且道今已入他圈套。要想插翅飛不去。性命要緊。不如從他。蓬玉勃然大怒。道我蓬玉名家子弟。越國良民。死卽死耳。安肯從賊。你二人要命快快下山去從他。蓬玉死於此矣。說畢拔劍上馬。便欲下山衝來。黃漢二人拚命抱住。倒哭在地道。我二人蒙太公與相公視如骨肉。相公不欲生黃漢。怎敢愛死。但常聞相公說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相公怎輕身若此。蓬玉道。完吾白璧不受賊汚。何至同於輕生。黃漢道。常則守經。變則行權。相公忘太婆臨別涕泣之言乎。且張李二小姐托身相公。彼二人者。身雖女子。動則循禮。相公何以慕一時清烈之名。身如草芥。僕知二女不化。望夫之石。亦當爲墜樓婦矣。相公何忍出此也。爲今之計。只宜將計就計。暫且順從。看有機會。再行走出。則婚非所願。棄之有名。義不受汚。逃之無礙。此正行權而不戾經之用也。相公何不思之乎。蓬玉被黃漢說得透徹。又見黃聰跪在跟前。哀哀的哭。不覺垂淚道。你也說得是。只是他以強暴壓我。我俛首貼耳。搖尾去乞憐。我決不能。我前在梅花邨。以三事相要。嘉桂嶺以三事相拒。今亦以三事相約。彼若能從。姑且聽之。若不能從。吾寧爛死沙泥。決不與此賊俱生也。黃漢道。那三事相公說來。待小奴與他說。蓬玉道。一要他歸降。

朝廷輸糧納稅。二李公主身榮一品。願居張氏之次。今要他居李公主之次。三成親後十日半月。就要放我歸家侍奉父母。一件不從。惟有死戰耳。黃漢道。待小奴去說來。連忙回至寨中跪下。軍師道。你來了麼。你主人怎麼說。黃漢道。我相公聞道甚喜。只有三事要與大王相約。望大王天地之量。俯從其約。梅英道。那三件。黃漢道。一件要求大王歸降朝廷。梅英未答。那軍師連連點頭道。這也是正經事。從得從得。黃漢道。二件我相公先聘張氏小姐。後遇李公主。李公主願居張小姐之次。今欲小姐亦如李公主遜讓。居李公主之次。梅小姐未答。那軍師又連忙點頭道。這個自然而然。三件呢。黃漢道。第三件。我相公說家有父母。年各七八十。成親後十日半月。就要求小姐放我相公歸家侍奉。梅小姐道。這件事行不得。那軍師忙道。此正孝子之事。那有行不得的道理。你去回覆你主人。三件都依著你行。黃漢大喜。撥起身來如飛去了。梅小姐道。軍師。奴這婚事。不是他甘願的。放回去。他若不來。天涯海角。叫奴那裏去尋他。軍師大笑道。只怕他不肯與小姐成親。若肯與小姐成親。進了我寨中。放不放權在小姐。愁他飛去了麼。梅小姐大悟道。軍師意見令人摸捉不定。不說軍師與梅英姐弟坐在寨中等候回報。且說黃漢飛至上山。笑容可掬。道。瑤王都依了。就請相公下山相見。逢玉道。必要他撤兵。以禮來接。我纔下去。黃漢只得又下山來說。軍師道。大是大是。遂分付軍士撤營歸寨。梅小姐先自回去。梅英換了禮服。率領衆將來至山下。步行上山。黃漢飛報上來。逢玉道。所約三事已蒙鼎諾。望大王金石不渝。梅英道。孤方將興大義於天下。安肯食言。左右獻上茶來。設宴款待。就請逢玉暫住前寨。陳設極其華盛。次日。梅英於寨後用香花結成一廬。號爲花寮。擇吉以鼓樂迎導。逢玉與梅小姐居其中。謂之入寮。逢玉至寮中。見侍女數十人。皆著黑裙。裙邊以白粉繪畫作花。

卉水波之紋。髮分數縷。左右盤結。上覆繡帕。領袖或青或紅。皆刺五色花紋。垂鈴錢數串。語言嘲啁。皆不可曉。惟小姐裝飭略似漢人。語音清楚。逢玉看了。悶悶不樂。勉強與小姐飲了數杯。推故不飲。梅小姐偷眼看逢玉。珠顏玉貌。不勝歡喜。見他悶悶不飲。遂叫侍女代已卸粧。分付退出。單穿一件淡黃輕綃。紅領錦袖。斟細茶一盞。以巾抹去盞上泡沫。笑嘻嘻千嬌百媚。走至逢玉面前。言道妾雖瑤女頗知禮義。不敢玷辱郎君。願郎寬懷。所約當一一從命。逢玉道。若得小姐不食前言。小生更復何求。梅小姐粧出妖嬈。用花子搭在逢玉右肩。右手把盞。輕輕湊在逢玉口中。道郎君若信得妾妾心方安。逢玉見他風流瀟洒。語言順適。也就放下愁腸。接茶吃了。與他褪下衣裳。尋那魚水之樂。見但

翡翠衾中。輕試海棠新血。鴛鴦枕上。漫飄桂蕊奇香。情濃任教羅襪之縱橫。興逸管付雲裳之撩亂。肺腑情酣如醉。不由我香汗沾腮。絞綃春染紅粧。難禁他嬌聲昵耳。

自此梅小姐百依百順。極意逢迎。只欲逢玉歡喜。怎奈逢玉時刻牽掛著父母及張李二小姐。見他愈求親熱。心中愈鬱悶。一日痛上心來。援筆寫八韻甘州一闋。以舒怨恨云。

浪遊呵。蹉跎到而今。心不清渾。年來又被強梁賣弄。無他望鄉雲。思禁滿腔憔悴。白晝又黃昏。閒參無數折盡詩魂。搦管徐圖慰解。奈雙親慮我。我慮雙親。雙親慮我。我勞碌損精神。把調兒填就讀來。依舊懊惱如焚。心上幾回多惜愛偏覺非真。

寫畢。讀了一遍。不覺嗚嗚哭泣不止。梅小姐原來不識字。每見他寫了一篇。便對著涕泣。不知他寫的是甚麼。只把閒言閒語來勸慰。勸他不止。也就陪著涕泣。一夜枕上乘逢玉情濃之時。雙手捧著蓬玉的面。低低問道。嬌郎。你終日哭的是甚麼。夫婦之間有甚說不的話。何不明對妾說。或者妾也

有解得郎憂時節。逢玉只說憶父母。趁勢就求他放下山歸省父母。梅小姐道。難道更無別念。逢玉道。就是李公主小生也與他約定到了大紺山卽回他寨中寫書與我捎與張氏。今已數月矣。賢妻苦苦留住不放。怎教人不腸碎。說畢那雙淚珠兒便落在梅英面上來。梅英聽了暗自恨道。我原料他必是戀著那妖婢。今果一些不錯。可恨妖婢奉著黃郎。必須尋個計來。開除了他方能使黃郎死心塌地住在我這裏。心中一邊想。口中便一面順著逢玉。妾非敢苦留郎君。我這猺俗。夫婦入寮必須滿了千日方可出寮。不滿千日則夫婦不利。妾托身郎君亦願白頭偕老。豈可以不急之務。妨奴一生。願郎寬懷。俟滿日之后。妾當遣人奉送郎君到嘉桂嶺便了。說罷交股而寢。一夜無語。次日起來。梅英出自前寨。著人請軍師諸葛同進來商議。這一議險些教李公主玉碎荆山。頓使黃逢玉鏡分越府。正是

虎號臘脂最怕人。摧花砍樹肯因循。天心不是憐貞順。嘉桂安能八十春。（未完）

◎故教學休致阮伯學先生叢談遺草（續六）

△社會

社會者非鄉里族黨羣居共處之謂也。而有團體合德通功共利之謂也。故凡有鄉人鬪狠之事。有兄弟鬭牆之事。有因鄉飲坐次而生訟端。有因利祿不均而生分離者。皆無社會之性質也。今試執此論以察我南人社會之寔情。常見城廂中男婦長幼百餘人環觀一儂人作猴戲者。有一童子戲以碎瓦一片擲猴。猴驚跳號。儂人覺以怒拳向衆人口。喃喃若罵。衆皆畏避。一鬨而散。莫敢相顧。夫

擲猴非奇禍也。儂人非大敵也。而少長百餘人莫敢相顧。其團體之性質可知矣。

城庸居民房屋比連。每有火患。勢必延燒。一聞救火。各庸店夫與偷坊人乘勢搶奪圖物。環城之人惟環而觀之。若以火燄風聲爲一劇場也。及官軍赴救。撥夫抬水。則紛紛躲避。莫肯出力護救。其公德之性質可知矣。

某鄉人皆以碾米畜猪爲業。各人各事往來抬担甚煩。所得薄利亦足以供半飽而已。終不能結成商團。通力合作。以省人工。善價而沽。以保權利。昔有三人結伴行商。聞之南定藥材北參。價頗昂。三人卽往河內收買。各得一重担。相約留宿旅館。候至明早同載回南。當獲厚利。一人潛出稱言入市買辦酒肉。以作夜飲。久待不歸。詰旦乃知此人已連夜回南。先衆人沽其貨。獨得重利。其通功共利之性質類皆如此。

◎疾病

文明各國皆有醫院善會。以施治調養貧民之有病者。不幸而爲肓啞殘廢之人。卽入肓啞學堂。教之育者能讀啞者能言。皆能習藝以自食其力。其輔相裁成之道誠無缺憾矣。回思我國民於三十年前。不幸而爲有病之人。則國中既無醫院可入。亦無良醫可求。命制乎天。莫可告訴。急則走險。魔障生焉。於是卜卦祈神治邪謝墓。種種異端乘間而入。而人命危矣。又不幸而爲肓啞之人。則國家旣無教養之方。民間亦無慈善之會。業爲殘疾之人。勢必流爲乞丐。常見市肆之中。行路之旁。多有殘疾之人。一手提籃。一手扶杖。頭無完笠。身無完衣。頂拜行客。以求一錢一粒之施。終日哀號。不得一飽。顧此同類寔傷心哉。

●疹痘

植牛痘之法出自英人。寔爲人類造成一最大春臺壽域矣。四十年前華人已傳入我國。如彭梅卿陳崇苑諸先生。寔我國植痘之先河也。惟當辰爲辰師攻擊不遺餘力。如壽幼篇所論痘者胎毒。挾與癟氣而生。未發之前藏於臟腑。何從而植之。譬如良民未曾持刀鳴礮。安得妄指爲賊而誅勦之。故其辰信從者少。而童幼猶多受辰痘之害焉。每年冬末春初。南風吹癟。多發辰痘。其初發也。身熱而耳冷。三日痘出。三日起漲。三日串膿。三日退壓。三日痂落。經此十八日而後全愈。此言痘症之常例也。若其熱毒多者逆症必多。孩兒之死於痘者十居八九。人之有盲目麻面手足拘攣者。皆爲幼年痘後之毒所至也。痘爲傳染之症。一家有痘。一家之兒皆染之。一家有痘。一鄉之兒皆染之。辰人呼爲痘課。蓋如朝廷之兵課稅課之不可推避者也。發痘之家。門外必懸焦頭柴一枝。龍骨一枝。以示外人身體不潔者免進房內。房中日夜焚安息香。以除穢氣。家中禁用一切腥膻燥烈之品。迷信之家謂痘者花也。有十二散花天女。播種于人間。善祈禱之可獲希痘。痘兒房外有懸土一個。內植天將軍一枝。俗呼核界。傍附紙鞋紙錢者。供養天女之禮物也。

▲瘟疫

遞年四月各城各廟。自朝至夕。只聞鉦鼓之聲。滿道塞衢。只見旗幟之影。此蓋迎瘟錢瘟之辰期也。辰症偶發。傳染多人。醫治不效。人情惶惑。有滑稽者。謂瘟瘟疫癟者。天兵巡遊人間。沿途撥夫以行陰役也。若能以金銀禮物。犒享軍士。而厚餞之。亦可獲免。蓋吾人既可以賄賂。請托陽官。何不試可於陰際。蓋陰陽一理。未有食人財而不救人災者也。於是乃有四月祈安之禮俗。各於道旁陳設香

案菓品金銀禮物及官軍冥器以祈禱之。好事者設爲迎瘟錢瘟之禮。就庸面搭起棚榭。陳設官儀。制爲冥器衣冠品服械杖旗幟車馬侍從一如官場威儀。大起鉦鼓。巡遊庸面。回駛繫所。宰殺牛牢。以祭享之。留連至三四日。糜費至數百金。人心無恆。放僻邪侈。誠爲可哂。然亦足以見昇平之盛也。

●商賣

我南以農立國。未進於工。何言乎商。故民間無商學。朝廷無商律。全國商權歸於華人之手。南人與之交易者皆是婦人與目不識丁之男子。不知算數。不知書記。以口舌代契約。以記憶代冊部。貨無定價。人無寔言。以姦詐相待。以欺騙取利。故道德者以財利薄之。士夫亦以市儈賤之。

一國之人不能立一合同。設一公司。凡事有需於資本必讓諸華商。如鴉片公司。巡稅公司。和買公司。小小交易之中。亦不能互相爲力。如華商所謂中人。代理對滙諸機關。各人各方。各人各本。各理其事。各私其財。及其成敗利鈍。一切委之於辰運而已。

▲工價

國家不興工役。民人亦以儉嗇自持。故小民之能作粗工者。如耕田穫稼土斗之類。其傭值甚賤。每日粗飯二餐。鉛錢一陌。約今三仙精巧之工人。每日不過工錢二陌而已。至於勞動貧民沿途賣役。如拾夫。輞夫。類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嗟乎。彼輩思以勤補拙。自晨至夕。力役彌勤。猶且貧不能支。則老弱婦女何可謀糊口哉。朝庭若因聞知。以謀調劑。至於富有之人。所有營作。若遇凶年歉歲。一切停工。富貴者既吝於財。貧苦者何能覓食。工價之墜落。是由工役之不興也。

◎ 物價

當嗣德末年。饑饉頻仍。盜賊蜂起。國無寧宇。民不聊生。而其辰食物低落。寔有利於貧民。較之今日。不譬蓰倍。食米每石。花碗重半斤。價錢三十文。當今一仙半。猪肉每斤。價錢四陌三十文。當十二仙。粢穀盛一圍。當錢六文。六歲之兒食之。不盡。白酒一壺。可容三分。磚之二。值錢一陌十八文。行旅之人。晚投飯店。每飯一陌三十文。則既醉且飽矣。雖然。物價固賤。而民間無錢。多有餓殍。辰有歌云。 *Một quán chén đậu muối thung, me con chết đói vì chung không tiền.* 此寔由道路不開。運載不靈。本處有餘之物。不能載往。他處以補其不足。他處乏食之民。不能就食於本處。加之工藝不興。民多遊手。所以物產盈餘。而人多乏食者也。

● 浩饑

每年於三八月間。青黃未接。貧民乏食。男婦老幼相提挈於道路。以往城市謀行。乞者以千計。饑之甚者。不暇別擇。掘取樹根而生啖之。多發浮腫而死。及新禾初熟之辰。當腸胃久虛。一飽食之。即發漲滿而死者。不勝其數。當文江河堤七年五潰之辰。東北二轄全失禾稼。居民多被墊溺。其生存者流散而之四方。死亡枕藉。慘不忍言。有好善者募捐錢米。開場賑施。饑民就場領賑。挨擠踐踏多至於死。後乃煮米成飯。撮作小塊。夜半使人徧往街頭市寮。遇有饑民聚臥者。點數發之。每人一塊。乃至於擁擠以死。

◎ 風俗

山河大地與辰變遷。風俗亦然。余少時當嗣德初年。風俗尚存忠厚。平居交際不喜飭僞。一有不善者。猶畏人知。繁華貴戚。無賴子弟。未敢公然肆行所欲。或有不循經制。良家父兄輒舉爲子弟。

戒。非春秋祈福未嘗開席徵歌。設饌纏頭不甚奢侈。家中非大禮及上賓。不宰鷄鴨。北茶雖價賤而好之者亦少。惟權門世族乃常備之款。賓置酒用小杯如拇指。大數酌即止。有嗜酒者飲至一青壺。衆已目爲沉酣。漢桑間濮上之事。非所常聞。子弟一有邪僻之名。族黨中人引以爲大恥。奇辱娶妓宿娼有玷官常微有名分。卽知所戒。常聞諸故老。談及前朝韻事。其風俗何等醇厚。惜余後生未及見也。

余少從學。常戴漆竹笠。俗名nón son。以白絹爲繅。長垂至膝。蓋笠繻短結者爲勞役之人。非斯文之風態也。京城士庶多戴光葉笠。俗名nón dira。新婦戴高頂大笠。俗名nón dāu。大喪及僧侶戴高頂笠。俗名nón cui。似新婦笠而單簡陋劣過之。及余稍長。見有戴紙帕者。俗名丐帕。尋以布遮代之。至今洋遮之用漸廣。而古笠不復見於道路矣。

當余少辰學生之服。以南布光細者爲佳。夏服用細稀禹餘糧布。vái láng Bù 冬服烏布。ái zhù。非豪富之家。不有戴綢紗頭巾。見其以白洋布衣裙者。衆笑爲紈袴子弟。迄今不數十年。而南布之服。無復見於儒林矣。風俗日趨於文明。於此可見。

▲見聞錄（續一）

義園阮文桃抄錄

〔未完〕

●蛇生

山園縣有一婦阮氏。與夫某築室山下。枕崗而居。一日婦於山下樵採。久不還。夫怪之。徑往搜覓。至一叢莽。見其妻赤體臥石上。巨蛇蟠之。牙甲痏惡。其大如桶。夫駭愕而還。及暮。婦更無恙。而歸。夫問之。秘不言。乃歷述所見。婦始忸怩曰。妾採薪叢間。倦少而憩。忽見美丈夫突來。相迫力與。擰拒。四體如縛。遂爲所輕薄。恐爲君怒。不敢以告。然謂之蛇。則妄矣。後月餘。阮氏與數人往市。途經山徑。一蛇突至。其疾如風。擁婦而去。同侶驚竄。及歸。夫問之。對如前。某自是不與婦同枕。席既而婦孕滿月產

一男亦無他異。但膚色黝黑如膝耳。辰余爲國威守。臨洮訓導阮權述其事。且云曾見蛇兒已三四年矣。

▲海島仙

青池人阮祿結夥數十人。雇舟浮海如安廣萬寧州販賣歲數往來。一日爲颶風飄至海嶼。山上草木葱蔚。山下平岐數十畝。細草如茵。一鹿從莽中出。相與持篙挺披藤葛而逐之。祿獨行深入。迷其出路。忙遽間。山罅有猛虎十餘跳滾而出。祿大驚攀木而上。解帶自繫。虎以爪爬樹望地而號。林木皆震。祿惶戰幾墜。少許。虎亦逡巡散去。而狼羣鵠叫。四面聒噪。祿亦戰慄。未敢下。忽聞隔樹下有人笑聲。意是鬼魅。惶駭更甚。自分必死。計不如往而相見。乃解帶整衣。徐下十步。許見石盤丈許。二叟盤膝圍碁。其上有雛奴行茶。盤列梨桃數器。叟且酌且吃。殘核滿前。若不知有祿者。祿再拜求指迷路。叟顧奴折一枝與之曰。持此行舟在前面矣。祿辭去出林數武。則舟在焉。同侶皆驚曰。我等逐鹿。忽值猛虎奔竄。歸舟獨不見君。共謂必墮虎喙。此處去舊泊不知幾百里。且隔兩宿矣。君何從來。得無異物耶。祿具述所遇。衆皆驚嘆。

◎阮瓊

阮瓊弘化人。冠年舉於鄉。文學蘊藉。性倜儻不羈。尤喜諧謔。常肄課國學。連居優等。頗偃蹇自得。一日朔課於堂上。做文。一少年書生。約十八九。丰韻俊爽。搦筆傍坐。俯首微思。輒連寫數紙。滔滔不竭。日未晡。稿已脫矣。阮方苦思索。驚嘆其敏。借觀全稿。則文思贍麗。皆苦思所不及者。驚服。擋筆叩其名。貫。生曰僕海陽賤士也。初遊長安。借寓城下。卑下賤名。不敢瀆尊聽。相與劇談。則學問該博。叩發。

如響阮素負重名。渺視行輩。至此不覺屈服。請士過寓。生辭以他冗。曰兄如不棄。三日後可於廣文亭相候。屆臨寒寓可也。告別而去。更不交卷。至日早。阮如約。詣廣文亭。則此生先在矣。相見懽甚。握手同行。約出城外里許。斜徑數十步。見一書室。雙扉緊閉。彈指叩戶。老跛應門。生肅容而入。几席缸釜之外。更無長物。亦無所謂筆硯書籍者。阮怪問之。曰無心仕進。不學雕蟲藝也。問前日何以做文。曰久聞大名。欲拜青揚。恐涉唐突。試一揮洒。求伯樂之顧耳。坐談良久。命僕設食。少頃食至。脫粟兩碗。菜羹肉脯而已。日晏。阮辭歸。生曰。蝸居陋隘。不敢強留高賢。出袖錢二十四文贈阮。曰後會難期。聊助兄前途酒漿之費。阮笑曰。京寓相近方擬朝夕。何得爲此長別話。且歸途咫尺。何用程儀。生笑而不答。強以錢納阮袖。相送出門。珍重而別。數武回顧。則羣山蒼翠羅列。前後自顧。身在白雲蒼松間。舍宇都無尋徑而下。途逢野樵。問其處。則海陽鳳凰山也。去京二百餘里。嗟異而返。探其袖贈錢。猶在。方慮途間困乏。然氣倍長。又不覺饑。芙茶之費。時用數錢。顧盼又在袖中。三日抵京寓。錢隨失所在。

△范員

范員。乂安東城人。父質登進士員。其長子也。生而秀異。誦書過目成誦。常讀列仙傳。心慕之。遂屏去經籍。專學吐納之術。久之。若有所得。二十餘歲。范公沒服闋。員入山不返。辰或托形遊戲。蹲跡隱秘。或去後方知。或眼前物色已失所向。嘉遠村翁某。延師訓蒙。一學士踵門。自薦。翁議束金。先生曰。某無家業。妻室須金。何用。溫飽足矣。叟延之西席。循循善誘。雅有師範。旁村聞之。就學者數十。先生來辰。只著一破衲處館。年餘冬夏。未嘗改。亦不曾盥洗沐浴。學徒出錢。製一布衣以贈。先生受而寄。

之東亭翁亦未嘗著也。又年餘先生辭去。翁怪問曰。曩言無家。今忽何往。曰昔謾言耳。爲客日久。僮僕懸望。一歸省耳。翁大集生徒。祖餞至野。先生曰。今將長別。前贈衣取來一著。半晌復解以授諸生。曰。數年後邑有火災。持衣呼我名字。將來救汝。門生請其名。曰。我范員也。問師將何往。曰。閒雲野鶴。逍遙汗漫。那有定所。范再拜而別。中有阮姓者。懇請從行。范笑曰。能行固佳。只恐前途險巇。五十步而廢耳。阮堅矢必從先生許焉。約行五六日。辰上山洞。辰泛海舟。范所止宿。皆道士羽客。款待阮問。師家何在。范但笑云。尙遠。又數程。前望一山。有水環焉。至溪畔。惡霧蒙密。水中竈鱉龍蛇及鱗虫。奇怪不可名狀者。無數。溪濶數丈。遊泳都滿。阮驚駭却步。范曰。過此即我家矣。行也無懼。阮吐舌不敢。范卽攬衣。大步於鼈背蛇頭上。躋足而過。隔岸呼阮。又反步攜阮手。阮泣曰。師仙人也。固應無患。僕凡胎俗骨。效之必飽渠口矣。范曰。汝盍歸乎。阮哀訴迷路。求范送歸。范曰。我已來此。豈有歸理。子自歸可耳。卽以杖授阮。使之騎如小兒。竹馬囑使瞑目。及地方可開目也。阮如命。攬竹杖騰空而起。瞬息及地。已在村外。抵家訪之。已二年矣。顧竹杖已失所在。又數年。有山賊攔出其村。爲賊所焚。火起。村人持衣竄于野。高叫。范先生忽然風雨驟至。雷霆交加。羣賊駭散。火亦滅。村人乃憤其衣而奉之焉。〔玉洞助教丁輝璣談〕

〔未完〕

△古今詩摘錄

嚴扉浮世如今別。閒身悟昨非。五湖天地闊好。

訪舊漁磯。

右陳朝張漢超

題翠山

山色尙依依。游人胡不歸。中流光塔影。上界啓。

五度皇華記眼前。登臨此日思飄然。崖懸喝口水三千尺。人憶升庵六百年。遠寺斜歸雙樹鵠層。

城俯瞰萬家煙。風雲長護迎。鸞路拜誦。
宸章碧落天。

右張國用

不見張升甫。空登浴翠山。浮雲超亂嶺。流水折

三灣。天地層樓望。江山一覽閒。吾年方補闕。不

共醉孱顏。

右方亭阮文超

一代升庵叟。千秋浴翠名。題詩猶片石。臨水自
孤城。山勢西南會。河流日夜聲。登臨懷古意。樓

外夕陽橫。

右雲麓阮思諭

江山無改色。振策此登臨。封域天書定。生靈

睿慮深。雲開旗影動。波折吹聲沉。聚語車轆下。

多知父老心。遠憶張升甫。高風不可攀。汗青猶在史。浴翠自

名山。論世如今異。匡辰自古難。抗懷誰共此。徙

倚對駝顏。

右金江阮仲合

莫愁湖。

新亭

湖寺門連蘆。秋洲烟波百頃屬。浮鷗梵鐘有恨。
朝昏度淮水。無心日夜流。江草江花名士賦。桃

根桃葉美人舟。可憐寥廓秋清夕。一個冰輪照。
石頭。

莫愁湖畔有石頭城

吳山

登盡吳山百尺梯。伍員祠廟接招提。滿城機杼

市聲鬧。

杭州紡織業甚盛。登吳山則可以俯瞰全城。

一帶峯巒雲氣迷白鷺。

雙飛湖下上。綠波分劃浙東西。

錢塘江貫流浙江省。分爲東西兩部。

蘭亭遊跡知何處。落日蒼茫古會稽。

題香積山

福溪泰磬阮氏安

山萬千重水一灣。長溪放棹到香山。梅林蔚蔚
香堪掬。石峒清奇色可餐。透徹禪心鐘響裏。輝
煌硃字佛臺間。爲僧快享林泉味。果著袈裟勝
著冠。

奉和鴻臚阮焦斗回 京留東原韻

興安秀才朱黎衡

其一 浮沉萬死一生身。壯志騰蹇未肯馴。亡命
猶能參帥幕。罪言更自達。楓宸不忘祖國南
風筆長戴。天王正月春。造物因材原有主。玉成

人亦厚生人。

其二 塵蹤遊歷遍雄都。衣馬豪情有此無。士志功名非富貴。臣心廊廟亦江湖。詩留祖帳春花醉。夢繞鈞韶夜月孤。未解香江人涉處。帝城舟子幾時須。

錢焦斗先生回京前人

是意中人。

萬里天門策馬還。濃雲珣月護吟鞍。也曾苦口開民腦。定有昌言拜聖顏。行者更兼居者責。用之何似舍之難。臥遊笑我無奇氣。半是繁花半是閒。

◎ 談國內之部

○ 京中清明上陵禮

奉步留東元韻

河城阮文梅

其一 萬重山水遠遊身。泛海蛟龍未易馴。射斗劍猶騰紫氣凌雲筆可動丹宸。旅亭幾結江湖夢。禁苑重來雨露春。怪殺天工陶鑄巧。眼中人

其二 裳馬風流上帝都。江山今昔認來無。九閨日近南屏嶺。萬里雲深北劍湖。經濟多從名手出。昂藏莫負素心孤。此行憂愛相期望。別酒愁吟也不須。

啓定七年二月初三日奉勅「今年壬戌恭值我世祖高皇帝卽位建元之元年朕因駕御如西五月初二日慶念節不能躬詣行禮其來月初九日清明節朕躬詣天授陵行瞻拜禮另御回思陵凝禧殿左配堂駐蹕早日行禮著禮部遵行」欽此先期遂由吏兵二部臣計咨文武大員由內閣臣彙列候奉圈簡文武大員各一奉充留京候奉諭語進覽存行營文

武各一由吏兵二部炤次遵行。又先期由工部奉于天授陵構立黃屋。陳設停當抵三月初捌早放砲後鐘^{六點}于旗臺上張掛黃旗。有司奉將電車及侍候儀衛各項于大宮門外左右排列。火船于敷文樓津次竚候整肅存皇親文武廷臣則已於前夕乘船先就尊陵近處竚候^{由自京滿船五點鐘}授陵約乘民^{領出}欽^{先奏請}命留京官具朝服趨詣勤政殿前恭行望拜五拜禮訖跪由侍衛捧出旗牌^{由侍衛預}訖各趨出左右廡宿直侍衛處奉編皇城內諸門更守之員兵銜名呈留京官檢顧週悉屆時六點禮部並武班直臣寄奏中嚴外整奉皇上御吉服由勤政殿直出大宮門中門。

其時午門前放筒七聲

奉御陞電車由午門中門出體仁門至敷文樓前奉降車陞火船至定門津次停艇^{先期由工部臣插駕板橋奉御停艇鑾駕奉設步輦侍候儀衛于岸上等候}奉皇上御純黑巾純黑廣袖衣陞輦至明成殿前門外奉降輦御進至天授陵黃屋少憩^{由守護使已奉于尊陵陳設禮品齊備}奉皇上先詣尊案左案次詣右案恭行瞻拜四拜禮訖奉御出立位立皇親文武印官並尊爵三品以上及駙馬各具純黑廣袖衣巾趨庭按班恭行四拜禮訖趨退^{向例瞻拜仍茲奉明成殿現方修補瞻拜未便故停}尊殿瞻拜奉御陞輦至津次登火船繼泊岸奉御電車回至凝禧殿左配堂夜歇^{先期禮部已會同侍衛謹于左配堂陳設停當}有司炤例扈從是日之夕奉皇上已御回凝禧殿皇親文武廷臣亦乘船隨回均停船于謙宮津次抵五點鐘奉賜食于尊殿之右堂至初九日^{清明}太早奉于思陵凝禧殿庭前員兵炤例排列鹵簿儀杖傘扇有司預設禮品^{奉于尊殿一獻無祝文用金銀香燭沉茶美酒恭荐一奉于尊}殿三獻有祝文用牲粢盛各一餚饌玉饌各一盤並金銀香燭沉茶美酒^尊

恭
成成進內
荐禮

齊備。皇親文武印官並尊爵三品以上及駙馬各具禮服奉于。

尊陵竚候有司

奉將儀

仗于

尊殿門外排設屆辰六點禮部寄奏侍衛奉進盥訖。

皇上御禮服御出

尊殿宮

門外

恭詣。尊陵由左門入御進至黃屋左階陞

奉

御立位立。皇親以下各按班侍立。贊奏詣

位上香參神獻酒獻茶辭神等儀云云禮畢奉

御出立位立。皇親文武印官並尊爵三品以上及駙馬各具禮服趨庭恭行四拜禮訖咸退奉

皇上御回

尊殿由前左門入陞東廂少憩奉

御立位立贊奏詣

上香案上香參神初獻讀祝亞獻終獻獻茶辭神焚祝等儀云云禮畢奉

御出立位立。皇親以下各如前趨庭恭行四拜禮訖咸退。各官於是早亦蒙賜食奉

皇上御出左配堂少憩更

吉服奉

御回鑾

員兵焰例

侍候如前至午門中門入放筒

奉

駕至勤政殿階上奉

御進內留京官奉

將旗牌由侍衛

奉納併具朝服趨庭恭行復

命望拜五拜

禮訖

趨出員兵咸退

◎本誌啓事

◎本誌對於各界投稿甚表歡迎。來稿若不背本誌尊旨及可公諸世者。即行登載。其間若有佳作。另行送贈全年報份。或一年份。或二年份。或半年份。以志景慕。若不合格者。恕不登錄。并不寄還原稿。特此聲明。

◎本誌第五十七期文苑欄第九十八張有和焦斗先生留柬元韻二首。〔即萬里叩霄認此身。以下二首。〕係潭川阮君潘浪所和。排印工誤遺原和人字號。甚為遺憾。特此聲明訂正。并對潭川君道歉。

近因印館工事擴張。凡百忙碌。致排印工間有誤。排不及更正。請閱者諒之。